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多年前劉曉慶的名句：天下間沒有離不了的婚！
對的，那還不是技術性問題，心已離，就是離了；那份休棄不用蓋章加以證明。

勉強沒幸福

天下間也沒有強迫得來的飲食、工作、友誼，甚至親情。強要人吃飯，在食道裡嚥不下去，或之後嘔吐而出，太沒意思了。勉強要人熱愛工作，光說沒用；要人表現親切，一個心不在焉的眼神便露出馬腳；至於親情，世間就是沒有理所當然的事。朋友說很奇怪，每逢在家裡跟父親在一起，彼此就不自然。他們沒有爭吵，一個真是好父親，女兒也盡責盡孝，但奇異地兩人就在獨處的時候倍感不安；不到十分鐘，不是父親溜到露台，就是女兒鑽進房裡。女兒後來結論說，跟父親「八字不來」。

大學生申請轉系，從理學院轉到文學院。表格到了系辦公室，系的領導竟然不肯放人。學生上訴，說沒有人能勉強自己的興趣，轉系的心意已決。這天收到本系主任不推薦轉系的理由，竟然說她不應浪費教資會的資助，以及父母親的血汗錢；好端端的為甚麼要轉系？並得重讀一年，結果是壯志未酬。

誰以為擁有他人的自主權，天下間莫如父母。父母認為子女的所有抉擇，要由他們設計掌握，勉強子女因而是必須的罪惡；子女勉強自己、聽從父母是天嘉許的美德。

雙城記
何冀平

「飯館要人服，全仗堂櫃廚」，這是北方舊時飯館裡流行的一句行話，也是做這餐飲行的一句名言。堂，指舊時的堂頭，即是服務生的總管，現在稱經理；櫃，是掌櫃，即是負責算賬收錢的；廚自然是廚子。我一直不明白，飯館做得好不好，來客多不多，最主要的不是廚師嗎，為什麼服務生排第一位？

因為寫劇本，我訪問過一位堂子頭，他已經七十多歲，在北京一家老字號西來順飯莊裡做經理，名叫李祥壽，他善良和氣，見人不笑不說話，輕聲慢語，善解人意，腦子特別好，凡是去過他那裡吃飯的人，他都能記得，還知道細節，哪位不吃葷，哪位不吃蔥，哪位喜歡坐在窗口位，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別看這些小節，去到一家飯店，接待你的服務生能說出你的愛好好惡忌，你會很感動。我說明來意，李祥壽跟我聊了一會兒，他很善談，給我講了些小故事。他說，有一天，他的一個同事很沮喪，天氣熱兩位客人要飲冰啤酒，恰好冰箱壞了，客人大發脾氣。李祥壽說，你要換個方式，「對不起，冰箱壞了，我給您找個小桶，放上冷水，把啤酒放裡面。」他說，其實到客人吃完飯酒也涼不了，但他的心火下去了。類似的故事很多，他心裡有一部待人接物的心理

古今談
范舉

本來，愚公移山是一句積極的成語，表示鏖而不捨，終於成就一件大事。但現在有一些環保主義者，認為愚公移山笨透了，破壞了水系，新造的土地上的房屋，很可能導致山溝裡的泥土出現大塌坡，造成巨大的災難。

最近，不少山區城市，例如西安和延安、十堰、蘭州等城市，因為人口過度擠迫，準備在附近削平山頂的一百米，泥土填在一百米的深谷裡，形成了一個人工平原，製造出一個新城市。環保主義者認為，這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將來必須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一旦大雨災來臨，注定會造成重大的人命傷亡。理由是，填平山頂，可能截斷了河流水系，當發洪水的時候，會造成塌坡。這個觀點，屬於杞人憂天，許多的水庫的大壩，都是截斷河流的水系而建成，只需要有保護性堤壩，或者另行開鑿一個涵洞，使河水能夠繞道而行，就不會有任何風險。

愚公的爭論 關鍵在科學態度

至於說，黃土高原的粉狀的黃土，其質地相當細緻和鬆軟，經過了碾壓，會被壓得變形，在這樣的土質上興建大廈，可能會出現傾斜的建築物。不過，舊有的西安城、蘭州城，一樣是在黃土地上建造樓宇，房屋深受當地居民的歡迎，如果有事，最近興建的高層大廈，豈不是很容易變成了危樓？過去不會發生，今後也不會發生，無謂杞人憂天。西安的大雁塔，經過多次地震，已經傾斜了，成為了中國的斜塔，原因是什麼，原因就在黃土地帶的黏軟能力，固定了地基。在黃土地，興建新的城市，的確會遇到許多建築學上的新的科學研究的難題，實在不應草率行事，關鍵在於有沒有認真看待這些風險，在建築技術上採取新的措施。如果把問題估計得嚴峻一些，考慮到排放雨水的問題，考慮到地質的問題，考慮到今後的建築成本，情況就會好得多。

開發大西北，發展經濟城市，建造新的市鎮，使中國的經濟網絡能夠向西發展，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聯繫好中亞細亞，印度、孟加拉、緬甸的經濟合作區，並且通過鐵路聯繫好阿拉伯國家和東歐國家，達到西歐，中國的經濟就搞活了，這樣就可以瓦解了美國在東南亞沿海方向的包圍圈，這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決策。

如果能夠在山地崎嶇起伏的地方，創造出削山填溝的建築技術和工藝，對於中亞細亞的國家來說，也有重大的貢獻，造福人類。這就不是愚蠢的愚公移山，這是積極的戰略。

飯館要人服

學。他叫我找一個星期天晚飯的當口再來，我依時去了。那天飯館裡客人很多，樓上幾個包房全滿了，只見李祥壽一身雪白工作服，頭臉乾淨，腿腳利落，腳下生風。前面招呼客人，後面指揮廚房，冷熱單鹹煎炒烹炸，何時上，何時撤，哪道先傳，哪道後到，井井有條，一絲不亂，整個飯館前櫃後廚全在他掌控之中，儼然是個指揮三軍的大將。我明白了他叫我來的深意，他是讓我看到他謙和溫順的另一面，一個飯館裡的將軍。我找到了人物的靈魂，以他為原型，寫出了我的劇本中的一個堂頭。這個人物非常討好，北京版是由著名演員林連昆飾演，香港版由江毅扮演，兩位都因演這個角色得到戲劇界的最高獎項。此劇在京重排，飾演這個角色的換了一個演員，台詞一樣，劇情一樣，演了已經上百場，就是不開釀，他一味去演卑微順從忍氣吞聲，從頭到尾滿臉不由衷的苦笑，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演不出人物對職業的敬畏和那股內心的傲骨，沒有了靈魂。

曹禺先生經常在台下觀看他的劇作演出，看到不滿意處，會忍不住上台上台下地跑，找演員解釋他筆下的人物，演員會認真聽，細心領會揣摩改進，那時的演員都學過《演員自我修養》。現在的有些演員，缺乏修養聽不得批評，最難辦的是，明明演的不好，還不能換掉。在香港，因演不好換演員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整天講「戲大於天」的國家劇團卻辦不是一台戲，大的叫事業。問題。小的毀掉的是，這裡面牽涉到體制

世界盃感想

茫茫宇宙，有一顆行星名叫地球，地球上，生活着七十億人，他們熱愛一項名叫足球的運動。每隔4年，他們舉辦一屆世界盃大賽，五洲四洋都為足球激動、癡狂。

巴西世界盃慶戰正酣，足球強國豪宴連席，中國卻又一次無緣盛會。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南美，萬千球迷飄洋過海奔往巴西，中國球迷卻只能作旁觀者，收看球賽通宵達旦，議論賽事七嘴八舌，心中其實六味雜陳。作為一名老球迷，我想起許多往事。

1982年夏天，第12屆世界盃在西班牙舉行。6月14日晚上8點30分，央視將播放巴西與蘇聯隊比賽實況，我家當時沒有電視，而市第一文化宮設電視放映室，還是彩電。那年頭，彩電可是稀罕物，我打算到那裡去看。晚飯後正要出門，外面狂風驟起，雷聲轟鳴，大雨飄潑而下。球迷之熱情，豈雨水所能澆滅，我撐開一把傘，走進雨中，行至中山路，上了一輛公交车。大雨中，路已不見，惟有一條大河，渾濁翻滾，浩浩蕩蕩，水深及膝，車輛就像航行在黃河裡的輪船，劈開水面，破浪前進，車子身後劃出兩排起伏的波濤，壯觀極了。20分鐘後，汽車停靠在建設路口，我跳下車，連蹦帶跳向一宮猛跑，待到達目的地，剛一坐下，電視上巴蘇之戰的畫面出現了，我喘着粗氣，擰着身上的雨水。

我是巴西足球的粉絲，多年來，我最喜愛的球隊是巴西隊，而最愛的球員是馬勒當拿。我喜歡巴西球員的桑巴舞節奏，他們傳球和跑位靈動多變，進攻銳利，講究速度，推崇個人自由發揮，尤其擅長中前場的傳切進攻，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展現着南美人的奔放、熱情。與之相比，多數歐洲球隊過於強調防守，戰術呆板，創造性不

足，拚搶雖然激烈，但球員少有靈性，他們的優點是紀律性強，戰術執行力嚴格。南美足球華麗、浪漫、激情四射，將這種風格昇華臻於藝境的，是薛高、蘇格拉底、馬勒當拿等人。

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印象深刻的是，在北美高原刺目的陽光下，馬勒當拿率領阿根廷擊敗英國隊，這場失敗從此成了英國人心中永永遠的疼。28年來，人們一再驚異，身高不足1米70的馬勒當拿手頭並用，先下一城，而後他連見帶突，衝破5名高大防守隊員的重圍，再進一球。此外，這屆盃賽中，巴西球星以高超的技藝和天分，炫耀了浪漫主義足球的驕傲與美麗，對法國一役，濟科、蘇格拉底的演出，全然是顯示藝術足球最後的妖嬈。而屢屢錯失的勝機，點球惜敗的歉疚，預告了一代球星就此告別足壇的悲涼和落寞。

1990年，世界盃移師意大利。開幕式上，上百位絕色佳人身着各大洲民族服飾，款款而行，浪漫而優雅的風情迷醉全球。一曲《意大利之夏》，更將足球魅力和音樂之美妙奇融合，歌聲激昂、響亮，引人向崇高的境界飛升。然而，此屆盃賽的主調並非崇高浪漫，直到現在，我記住的仍是各隊對馬勒當拿的兇狠逼搶，是馬勒當拿痛楚而無奈的苦笑，是決賽中裁判有意做出的誤判，是裹着厚重鐵板的德國戰車對金盃的掠奪。

1994年，美國世界盃。歷盡劫波的馬勒當拿，重新披掛上陣，帶領阿根廷隊連戰連捷，贏得球迷同聲喝彩。可是，6月30日，美利堅的晴空空中無端響起一聲驚雷，馬勒當拿服用興奮劑被停賽。阿根廷隊很快折戟，北歐海盜與東歐豪強亂戰，意大利罰失點球，巴西隊學會了歐洲實用主

義，功利心讓本該精彩的決賽寡淡無味。

2002年，中國足球隊破天荒殺入世界盃決賽圈。此屆賽事由日本、韓國主辦。中國隊與巴西、土耳其、哥斯達黎加分在一組，結果三戰皆負，一球未進，鐵羽而歸，令球迷傷心落淚。稍有慰藉的是，巴西人朗拿度表現不俗，他的莫西干髮型，怪異俏皮，腳法更出神入化，腳尖一捅，先勝土耳其，決賽中，一直被德國隊圍搶的他，突然回搶對手，然後一記勁射，先拔頭籌，稍後又飛起一腳，再下一城，巴西人第5次舉起大力神盃。

2010年，世界盃來到非洲，來到「彩虹之國」南非，獲得自由不遺的黑人用「嗚嗚祖拉」為大賽伴奏。盃賽一遺憾，是巴西球星卡卡只能帶傷參戰，狀態下滑，沒能上演單騎闖關、長途奔襲的拿手絕技，他的競賽黃金期在2006至2008年，2010年已風光不再。讓人記住的還有——偉大的曼德拉出席了閉幕式。

2014年，足球終於回到了她的王國。本屆賽事，最大的看點是主隊能否在本土第6次贏得世界盃，最期待的球星，是22歲的尼馬。在他身上，我依稀見到前輩薛高、蘇格拉底、朗拿度多的身影，加上還有奧斯卡的協助，這一屆的巴西隊前程無量。我祝願巴西隊闖關奪隘，一路殺向決賽，希望尼馬和隊友突破重圍，展現森巴足球的內蘊和風采，最後如願以償，向全世界證明南美足球仍能與功利主義足球一爭高下。

在今天，在這個地球上，足球到底是什麼？對一個癡心的球迷來說，世界盃於他意義何在？球星，又為何被愛戴？縱觀全球，今天是一個資本主義統治的時代，雖然遭遇金融危機並引發了抗議，但資本主義仍然是世界範圍內佔壓倒優勢的力量。資本主義制度，按照韋伯的理論，是以科技官僚制為代表的一整套管理體系，其標誌是社會受到「有效的」、「合理性」的管理。擴大了的商品化和物質化，滲透社會每一層面，所有的人與物，都根據商業交換原則組織起來，都以貨幣手段比較和計算。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成功與

否，對資本和權力的統治，大家順從而沉默。所以，當代資本主義體制是「沉悶」的、「機械」的，是一個「鐵籠子」，到處可見匆匆忙忙、悶悶不樂的人，他們小心翼翼服從，辛辛苦苦工作，身心處於緊張焦慮之中。而足球，是天生帶有刺激和變化的遊戲，是讓人賞心悅目的競技，她讓天天受壓迫和管制的人們感到愜意、輕鬆與釋然；世界盃，則是4年一屆的奢華狂歡，這裡青春激揚、奔放不羈、弱能克強、峰迴路轉，充滿了衝突、演變、冷門、逆轉、失誤和種種不可預料的結局；球星，則以驚世駭俗的技藝，靈光迸飛的出演，給人以歡樂和難忘的瞬間；又像一道道閃電，劃破沉悶無邊的天空，灼照平庸的日常生活，使之不再無盼。

世界盃愈精彩，愈襯托出人們生活的貧乏；球星越耀眼，越昭示着平凡人生的蒼白。在為足球而激動狂熱的一個月裡，人們會暫時忘卻生活的無聊，忘記自己在世上的失落和失意。世界盃，成了乏味和乏善可陳的生活的油彩、裝飾及調味品。每念及此，能不長嘆乎？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一位朋友最近添了外孫，透過手機向興趣社群組報喜，發了一幀女兒躺在產房牀上與嬰兒的合照，當然大家替她高興。照片是她女婿在產房所拍，產婦面容仍然浮腫，頭髮還是濕漉漉的，但臉上掛着母親的喜悅。

站在她女兒的角度，這樣一張私隱性極強的照片，只適宜發給至親報喜，但發到陌生人的手機中是否合適？我想，照片主角應該不願意。相信這位朋友報喜心切，沒考慮到照片主角的意願，就急不及待廣發她所認識的人。

手機的「分享」功能，成為第一時間「分享」的最佳平台，也是最容易泄密的平台。不同社交群組的照片，若手快誤傳，就可能透露了自己不同圈子的朋友。發出照片之前，停一停，諗一諗，挑出好看的照片，考慮自己與接收對象的關係，才好發出。

演藝蝶影
小蝶

近年，香港演藝學院再添一成員——戲曲學院。此學院雖然尚在襁褓之齡，可是潛質非凡，從它於慶祝創校三十年，集各學院之力排演莎士比亞的《馴悍記》的戲中戲粵劇表演可一窺全豹。

梨園明日之星

改編者將戲中戲的背景改為中國的明朝。我對這齣明代戲中戲甚感興趣，因為《馴》劇向是受觀眾歡迎的莎士比亞喜劇。撇開原著容易引起女性主義爭論的議題，它有着很多令觀眾看得開心的情節。還有一眾由戲曲學院學生在畢業後加入演藝青年粵劇團的演員將它演繹得非常生動吸引。雖然未臻完美，但以年資尚淺的初生之犢來說，他們的表現已經值得讚賞。

祖父·樂都·熱

幾十年前元朗已是一個擁有自我獨特風格、農商並重的市鎮。市集、茶樓、酒館、學校、戲院、各類商舖雲集；西餐廳始創大概是「一邊茶樓一邊西餐廳」，以筍筍、雞批馳名的一「龍子茶餐廳」。

祖父·樂都·熱

幾十年前元朗已是一個擁有自我獨特風格、農商並重的市鎮。市集、茶樓、酒館、學校、戲院、各類商舖雲集；西餐廳始創大概是「一邊茶樓一邊西餐廳」，以筍筍、雞批馳名的一「龍子茶餐廳」。

近年，香港演藝學院再添一成員——戲曲學院。此學院雖然尚在襁褓之齡，可是潛質非凡，從它於慶祝創校三十年，集各學院之力排演莎士比亞的《馴悍記》的戲中戲粵劇表演可一窺全豹。

幾十年前元朗已是一個擁有自我獨特風格、農商並重的市鎮。市集、茶樓、酒館、學校、戲院、各類商舖雲集；西餐廳始創大概是「一邊茶樓一邊西餐廳」，以筍筍、雞批馳名的一「龍子茶餐廳」。